

# 簽售會上分享創作心得 祝君波《典藏文札》出版



▲簽售會現場祝君波一一為書迷簽名題字  
大公報記者劉榕欣攝

▼「海上文博苑」外景效果圖  
受訪者供圖



【大公報訊】記者劉榕欣報道：香港中華書局於上周末在其油麻地分局舉行《典藏文札》簽售會，作者祝君波到場分享創作及收藏心得，並為一眾書迷題簽新書扉頁。香港出版總會會長陳萬雄，香港美術協會主席蕭暉榮，聯合出版集團董事吳靜怡，收藏組織「求知雅集」榮譽會長陳嘉康及諸多收藏愛好者也到場參與是次簽售會。

## 曾主持「中國第一拍」

一九九三年，豐子愷的國畫《一輪紅日東方湧》作為上海朵雲軒首次拍賣會上的首件作品，由藝術家謝稚柳親自主持啟拍。正是這一槌，敲開了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大門，而主持這「中國第一拍」的就是時任朵雲軒拍賣公司總經理的祝君波。

被業界冠以「中國拍賣第一人」美稱的祝君波，不僅在藝術收藏行業地位頗高，就出版界而言，他亦稱得上資歷匪淺。曾任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社中心總經理的祝君波，從事出版行業逾四十年，個人所著書籍包括《祝君波談收藏》、《藝術品拍賣與投資

實踐教程》、《藝術品投資指南》等。

《典藏文札》一書由中華書局特約祝君波編著而成，書中收錄了祝君波自二〇一〇年來於各大報刊發表的大小文章共二十八篇，合計十萬字，內容以收藏、拍賣、投資和人物為主，且行文質樸易懂，力求使大眾也能理解收藏行業。同時，該書乃祝君波所著的第一本繁體豎排本，作者本人亦對該書的這一古典設計讚許有加。

簽售會當天，祝君波不僅就收藏心得侃侃而談，還分享了上海嘉定區擬建「海上文博苑」的構思與進程，並一一為到場的眾多藏家、書迷簽名題字。本報記者於簽售會後專訪了祝君波，請其談述從事收藏與出版兩個行業多年的心路歷程。

## 推介「海上文博苑」

祝君波向記者表示，「海上文博苑」的想法來自上海嘉定區政府，意在將當代的商業綜合體模式運用在藝術品收藏方面，建立起「博物館綜合體」：「就像國外的shopping mall有一個個自己的商店一樣，構想中的「海上文博苑」也將由多個展館組成，而且可以用收藏者之名為展館命

名。」他認為，這個做法不僅有利於解決私人藏家保存藏品方面一系列的安全問題，在推動藝術品收藏文化方面也將助益不少。「（這個做法）可以保障藏家的私人財產性質不變，家裏的寶貝不用捐出來就可以放在博物館中展出，而且同時擁有了私人名下的收藏館，所以我想「海上文博苑」這個概念是會被藏家接納的。」除此之外，祝君波還向記者透露：「去年徵集藏家意見時，已經有二十五位藏家表示願意參與。」同時，他認為香港藏龍臥虎且收藏傳統良好，實力藏家大有人在，希望香港的藏家也能夠積極地參與「海上文博苑」的項目。

談及收藏市場，祝君波笑稱自己見證了中國民間收藏的「從無到有」：「（一九）七二年（我）進朵雲軒做學徒，到現在四十多年了。『文革』時期，民間收藏幾乎是沒有的，到了現在，藝術品收藏市場又重新發展，這是一個變化。」他又說，「從自己玩到給大家看」是收藏文化上的另一個變化：像劉益謙這樣辦美術館的藏家出現，就說明目前的藏家們是「恨無知音賞」的。但同時，祝君波表示：「中國收藏家的眼界不夠開闊，缺乏國際的視野。目前中國的藏家買西方的藝術品的還是比較少，但西方的藏家早就開始收藏我們中國的東西了。」他意味深長地說：「我們的藏家也應該去收一點國際的東西，讓國民也看看國外的東西。」

祝君波表示雖然現在寫文章看的人少，但書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我作為出版人，還是希望我的文字能在圖書館裏存下去的。」提到出版計劃時，他說：「目前出書方面的計劃有兩個：一個是打算將在過去在《第一財經》「解碼財商」欄目中的十五次演講整理成書籍《解碼收藏》並配上光碟；另一個則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約稿的談收藏油畫和藝術市場投資方面的書籍。」



▲《典藏文札》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今年五月出版  
資料圖片



▲祝君波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大公報記者劉榕欣攝

## 觀瀾湖辦藝術收藏展

【大公報訊】觀瀾湖藝工場·TOK博物群與成立七周年的亞洲青年創作平台（APPortfolio）合作，正在觀瀾湖藝工廠·TOK博物群舉行「APPortfolio七周年國際藝術收藏展」。

展覽中有不少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包括日本藝術家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美國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曾入選《時代周刊》的街頭藝術家之一的班克西（Banksy）、英國當代藝術家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街頭藝術家D\*face、提倡「普遍藝術」（Pervasive Art）的跨界藝術家蓋瑞·貝斯曼（Gary Baseman）、日本新銳現代畫家下田光（Hikari Shimoda）、OBEY的主理人Shepard Faire等等。是次的展覽更是有別於一般藝術展，通過展出原創畫作、玩偶、版畫、霓虹燈裝置到簽名書籍等藝術作品，讓藝術品走入大眾收藏之中，令藝術不再只是高收入人士的專利，拉近藝術與大眾的距離。

展覽至本月二十日結束。查詢詳情可瀏覽觀瀾湖網址：www.missionhillchina.com。

# 傅敏：父親教我「做人」

一本《傅雷家書》，自從一九八一年出版以來，暢銷了三十多年，如今已經發行了上百萬冊。而這本書的編輯者，正是傅雷的次子傅敏。

大公報記者 蘇眉

在《傅雷家書》中，傅敏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時光荏苒，如今與記者面對面的傅敏，已是一位老先生，兩鬢白髮。交談的時候，他特意提醒記者「耳朵不太好，說話要大聲點」，但是聲音卻是洪亮、有力，思路特別清晰。

## 《傅雷家書》全方位教育

記者與他見面的地方，正是傅雷度過青少年時代的上海周浦鎮。正因為此，傅敏如今也多了很多個頭銜，比如傅雷中學的名譽校長，同時也擔任了上海周浦鎮的文化顧問。

儘管已經是一個老者，但是傅敏仍然有家書中的「氣質」，有愛有夢想。

一直以來，傅雷家書，被奉為中國家庭教育的「聖經」。書中，無處不體現濃濃的父愛。當然，父愛是每一個父親在與孩子談話的時候都會展現的情感。因此，也有評論認為，《傅雷家書》的精華，在於傅雷對孩子進行音樂、美術、哲學、歷史、文學乃至健康等全方位的教育。

但是在傅敏看來，傅雷家書的教育理念可以濃縮到三個字——「教做人」。

「在生活中，父母對我的教育，就是怎麼做人。」傅敏說：「父親要求我對國家要有赤子之心，對家人、對友人要有愛，對工作要認真。」

新加坡著名建築師劉太格和傅敏一起，回憶起父輩們交往的一些細節。

上世紀二十年代，劉太格的父親劉抗與傅雷曾經共同留學巴黎，還是同一寢室的室友。在巴黎留學期間，兩人成為好朋友，經常一起去展覽、去聽音樂會，也會一起打牌聊天打球……二戰開始，兩人失去了聯繫，直到一九六一年劉抗偶爾獲知傅雷在上海的地址，兩人重新建立了聯繫。

當時，劉抗寫信請傅雷幫個忙：劉抗之子劉太格當時在澳洲讀書，正在準備撰寫關於中國傳統建築的畢業論文，卻苦無相關書籍參考。劉太格常聽父親提起傅雷，於是請父親寫信給傅雷，看看能否替他找到一些參考書。

出乎劉太格意外的是，他本來只想要兩、三本參考書，但是傅雷一下子給他郵寄了十二、三本書。同時，傅雷還給劉太格寫了兩封毛筆信，分享他對中國建築的思想。其中一封寫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當時傅雷用蠅頭小楷給劉抗寫了七千字長信，述失聯期間的生活變化，以及他對藝術的諸多想法。

如今已經成為新加坡知名建築師和規劃師的劉



▲《傅雷家書》從一九八一年出版以來，已發行上百萬冊  
網上圖片



▲傅敏近影  
上海周浦鎮供圖

太格向記者感慨道：「你知道麼，我後來每次重讀傅雷給我的信，都佩服他對建築的理解，同時他對建築的觀點也深深影響了我。他擔心我沒去過中國，不理解。因此他的來信中關注到中國文化的很多方面，還額外指點我語文上的錯誤。」

劉太格總結道，傅雷給他的信中，提到建築的生命力要體現三方面的特點：時代的，地方的和民族的。「這三點，到現在依然影響着我。」劉太格說他最近在新加坡設計的「中國文化中心」廣受好評，就是秉承了傅雷給他的三個建議。

## 傳承父親教育理念

傅敏補充說，其實當時家境困難，但是父親對於朋友拜託的事情非常上心，盡自己全力，還無私奉獻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正體現了他對朋友的愛和認真。

正是這樣的言傳身教，傅敏說：「在生活中，父親對我的教育，遠比家書要深刻。」

傅雷家書中，大多數信件是傅雷與長子，也就

是著名音樂家傅聰的書信來往。但是就教育理念而言，傅敏或許是最得「真傳」的。當然，這不僅僅因為傅聰年少時已經出國求學，而傅敏則在父母跟前長大成人，而是因為傅敏的一生都與「教育」緊密相聯繫。



▲傅雷一九六〇年八月五日致傅聰的信  
大公報記者蘇眉攝



▲傅雷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致傅聰夫婦的英文信  
大公報記者蘇眉攝

傅敏年幼的時候，傅雷曾經說：「照我看，你是教書的料。」沒想到，傅敏真的與教書育人打了一輩子的交道，做一輩子的中學教師，退休前的職稱是「特級英語教師」。

如今，傅敏仍然有一個與教育相關的頭銜——「傅雷中學」的名譽校長。「我的想法，以後要開一個『傅雷學校』。」傅敏說。按照他的想法，不僅要有傅雷中學，還要有傅雷小學，乃至幼兒園，同時還有傅雷藝術學校。「要把我父親的教育理念在傅雷學校生根發芽，枝繁葉茂，惠及更多人。」

當然，傅敏還有很大的一部分精力，依然是在收集和整理父親的作品。傅雷家書自從一九八一年問世以來，一直修訂和更新中。一九八一年三聯初版收錄了一百一十八通書信，選自傅雷當時保存的一百二十五封信和傅雷給傅敏的二封信，其中包含一封傅雷太太朱梅馥給傅敏的信。在後面的增訂版中，陸續都有新的書信收錄。

傅敏告訴記者：「二〇一八年是我父親誕辰一百一十周年，遠東出版社將出版《傅雷著譯全集》，除了極端私密的信件沒有收錄其中，將會是『比較全』的版本。」

可以想像，無數個白晝和夜晚的庫房、書房裏的整理、收集，讓傅雷的思想能夠讓更多人受啟發、受教育，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對傅敏來說，儘管他也已經是滿鬢白髮的老人，但是整理和閱讀父母的書信，或許是一件讓他感到年輕和快樂的事情。「父母教教我做人的基本原則，終身受用。」他說。

採訪結束以後，記者重讀了一遍《傅雷家書》。在書中，傅雷愛子心切，溢於言表。人生哲理，力透紙背。



▲傅雷和太太朱梅馥  
網上圖片